

楔子

天上的父啊：

我知道自己不配被您爱，不配被您救赎。倘若您听到了我的心声，请让我从人间消失。我罪孽深重。我是罪人，罪无可赦。我对您的安排和用意一无所知，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我成为这样的人，然而我实在无法这样苟活下去。每一天，我都在自欺欺人。每一天，我都在痛苦挣扎。主啊，我玷污了您的圣名。

我不想再像这样生活在一片漆黑之中。我已经腐化堕落，已经支离破碎。我不值得您为我费心劳神，只求您饶恕我的家人，不要让他们因为知道我如此不堪而蒙羞。我是同性恋，伤风败俗。请赐我速死。我恳求您在全镇人和教堂会众得知真相之前终结我的生命。源于我这不洁之心的耻辱，我的家人无法承受。圣父啊，请满怀爱意地将他们拥于臂弯之中，因为在他们丧子之后，只有您能治愈他们的心伤，让他们脱离苦痛。

我已无计可施。难道我不配被人所爱，不配了解您教给我们的幸福为何物？我一辈子都在遵循您的教诲；我努力压抑妄念，假装对您唯命是从，可一切都无济于事。我爱我的家人；一旦被逐出教会，我便会面临灭亡。所以我求您了结我的生命，以示宽恕。

请继续借祷词、用爱来帮助我的家人，不要因为我的罪孽而抛弃他们。请鼓励他们珍惜、热爱他人。在他们生命将尽之时，请引领他们到达您的天国之门。主啊，请不要摒弃他

们，因为犯下罪恶的人是我，不是他们。

我以圣子之名义祈祷，

阿门。

我跪在床边，泪珠滚落脸颊，落在胳膊上。我压抑着啜泣，痛彻心扉。痛苦已经蚀刻入我的灵魂。我为何如此颓丧？我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承受这样的惩罚？

## 第一章

### 约拿

我把背包翻来翻去，看东西带全了没有，心里直发憊。这是我高中生活最后一年的第一天。一所我从未去过的学校，一座我刚刚安身于其中的小镇。等着我去认识的陌生人，等着我去体会的全新经历。我闭上眼睛，仓促地祈祷起来，气息凝滞在喉咙之中。

求您了，主啊，请让今天一切顺利。

卧室的门忽然开了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我慌忙回过头去，冲兴高采烈的妹妹玛丽笑了笑。柔软的粉红色裙裾环绕着她的双膝左右摇曳，巧克力色的卷发欢快地上下跃动。她个头随

妈妈，不算高，但我们兄妹俩都继承了爸爸的瞳色——淡褐色。她今年十五，虽然比我小两岁，但已经算得上我的挚友了。

“快点快点，要迟到了！”她穿着平底鞋站在硬木地板上，时而扬起脚尖，时而翘起脚跟。

她的喜悦瞬间就洋溢在四周。她性格活泼，喜欢交际，一直在扳着指头数日子，期待开学时能遇见跟她同样出生在新世纪的人们。

“来了来了，别急嘛。”我把背包往肩膀上一甩，将深蓝色的Polo衫往卡其裤里一塞，赶在她前面进了走廊。

我抓起两块华夫饼，将其中一个塞进嘴里，扭过脸，拼命躲开妈妈热情的吻，溜了出去。

“你们俩别磨蹭了，赶紧出门，小心迟到！”妈妈在厨房里高声嘱咐道。

我蹬上黑色的范斯鞋，打开前门，刚在仓促之间回头喊了声“再见！”，就被玛丽推了出去。

一声“主耶稣爱你们！”从我们身后依稀传来。

“天，玛丽。学校又没长腿，跑不了！”

“我可不想第一天上学就迟到。”她翻着白眼说——这么讨厌的模样，只有做小妹妹的才摆得出来。学校映入我们的眼帘时，她加快了脚步。

我心里又开始一阵阵发紧。我高四了，本应跟好朋友们在一起，而不是在新学校里想方设法地寻找出路。

我做了个深呼吸，逼着自己记住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：是上帝召唤我们一家人来代他履行职责。

我吃完华夫饼，小跑着跟上我那疯疯癫癫的妹妹，一起去办公室。屋子里面，大家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，都忙得热火朝天。秘书们不是在电脑前打字就是在接打电话；学生们匆匆而行，进进出出，有的去教室，有的去找储物柜，与我们擦肩而过。此时此刻，复印机的嗡嗡声竟然有了舒缓心绪的功效。我俩走到柜台前，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妇人。

“早上好啊，有啥事儿？”她问，她的南方口音让我忍俊不禁。

“我俩是新来的。”玛丽和我异口同声。我跟她对视了一下，轻声笑了笑。

“啥名儿？”她转身向档案柜走去。

“我们都姓科恩。她叫玛丽，我叫约拿。”我说。

她拉开一只抽屉，在文件夹中翻找了一会儿，最后带着我俩的入学档案回到柜台。

“玛丽·科恩。”她一边读一边翻开了档案。

玛丽往前凑了凑。

“这是你的课程表、柜子号码和密码锁，还有学校地图。”

“谢谢。”玛丽一把抓过她的档案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。

“约拿·科恩，这是你的，课程表、柜子号码和密码锁，还有学校地图。”

“谢谢您，女士。”我冲她点点头，赶忙集中精神找第一节课在哪个教室上。

我只顾埋着头看地图，一下子撞到了人，脚下一个趔趄，身体向后一弹，屁股重重地落在了地上。

“哎呦！”

“干嘛呢你？”一个半是不满、半是嘲讽的声音响起。

“抱歉啊，”我回了一句，忙着捡散落在瓷砖地上的纸张，没有抬头，“我没留神。”

“废话。”他厉声说。

他只用两个字就把责任统统推到了我身上，声音中对我们相遇的厌恶和鄙夷清晰可闻。听出他的语气后，我的手僵住了。

我抬起头，只见他正朝我噘着上嘴唇——我从未见过如此性感的男生。他肩膀宽阔，胳膊上肌肉分明，而且真的很高，像树一样高，我忽然希望自己其实是一只小松鼠。他的金发垂在前额上，一丝一缕都完美至极，配上深蓝色的眼睛，让他

散发着我们这个社会上许多人所渴求的那种美国范儿。

望着他的橄榄球衣和牛仔裤，我的下体抽搐了两下。球衣与他宽厚结实的胸膛相得益彰，裤子的门襟都让我艳羡不已。每一位女性和男同都会有的春梦忽地涌到我的面前，从头到脚都在弥漫着性的诱惑。

“你他妈走路的时候看着点。”

他出言不逊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我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我简直难以呼吸。面前这个英俊魁梧的人，与我自慰时假想对象的形象完全重合。他是完美的诱惑，而他的表情表明，他是撒旦本人亲自送到我面前来的。

我还没有起身，便被使劲推到了墙边的储物柜上。柜门的锁硌进我的后背。

“你他妈看什么看？”我面前的帅哥咆哮道，用前臂将我紧紧地压在后面的柜子上。“问你呢，看什么看，基佬？”

他的调门降低了一些，跟我面面对，双手抓着我的衬衫。我逼迫自己回忆那些骇人心魄的烦心事来让脑子别再乱想。他挑起了我的情欲，却也让我害怕。万一他是上帝为了考验我的忠心而派来的，那该怎么办？他令人生畏，而这种气势与他的暴力言行毫无关联。然而我的整个世界开始围绕这个在我面前大声咆哮的男孩旋转。我无法移开目光，尽管我知道自己铁定要挨一顿暴揍。

等等。

基佬？

他怎么知道？

我忽地向他的双眼望去，看是否有迹象证明他获知了我的秘密。我观察着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，每一处明暗，不顾一切地想要确认——确认我变态的人格尚不为人所明了。

我越是盯着他看，就越是要拼命地阻遏血液向腹股沟流动——哪怕这时恐慌正在令我的心脏全速疾跳。刺骨的恐惧正在蔓延，我开始全身发冷。

别怂啊。振作，振作，振作起来。靠。

“说话！”他大喊道，同时手往我脑袋旁边的柜门上猛地一捶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
他的朋友们在他身后纷纷窃笑，可现在不是警惕他们的时候。

“没、没、没看什么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我怎么落到了如此境地？困惑和恐惧摄住了我的心神。我从来没有打过架，此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我就说嘛。”他得意地笑笑，松开手，为我抹平了被他抓出来的衣褶，双手又往我的左右胳膊上一拍。

他的手从我的胸前扫过，险些引逗我发出呻吟。他转过身离开，身旁围着一群橄榄球队员。他们刚才目睹了一切，却什么都没有做。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

这一年会十分漫长。

我捡起再次掉落在地的档案，想看明白那张该死的地图。铃声在我的头顶上方响起，让我心中一紧。第一天上课就迟到，还有比这更过分的事情吗？

“迷路了？”有人在我身后问，声音甜甜的。

肾上腺素让我头昏目眩。我赶紧拨开眼前的乱发，看见一位褐发美人正站在那里盯着我瞧。她的头发又长又直，下身穿牛仔裤，上身是一件紫色无袖衬衫。

“呃，嗯，是啊。”我无奈地耷拉下肩膀。

她笑笑，似乎在尽量掩饰心中的愉悦。“你第一堂是什么课？”

她的口音不像学校秘书那么重，更为悦耳动听。

我看着课程表读道：“美国政治。帕克老师。”

“哦，301教室，我的第一堂课也是这个，来吧。”她绕过我往前走，我很快跟了上去。

“太谢谢了。”我的声调应该还算淡定吧？

“没事儿。我叫安娜。”她向我伸出手来。

“约拿。”我回以微笑，跟她握了握手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，约拿？”



我哑然失笑。“这么明显吗？”

“嗯，这是个小镇子，谁跟谁都认识，我一点都不夸张。”说着，她翻了个白眼。

“华盛顿州，一个离西雅图大概有一小时车程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836号储物柜在哪？”我问道，想起自己对柜子的方位也一无所知。

“哈，你运气真好，碰上我了！我的也在那边，不过我只能在午饭时间去。”

“课间不行吗？”我读的上一所高中下课时间有八分钟，够用。

“可能也行，但是有点赶。午间去时间更松快。”

我跟着她转进另一条走廊。

“你还上别的课吧？我给你指指路。”

“啊，谢了。”我找出课程表，读给她听。

安娜点点头。“伍德曼和布斯老师的教室都在刚才那条走廊里。”

我在地图上找到她说的地方，做了标记。

“法利和斯宾塞老师的课在那边上，”她指了指前面的一条走廊，“那两个教室旁边有一排储物柜，你的就在里面，”她又

冲正前方指指，“咱们的第一堂课在这上。”

我松了口气。“多谢了。”

她冲我笑着说：“没事儿。”

我拉开门，让她先进，我跟在她身后。所有人都扭过头盯着我看。我动动发紧的喉头，吞下一口口水。

我们正在履行上帝的职责。他引导我们到这里来，一定有其缘故。

## 第二章

### 约拿

安娜领着我上下一堂课，一路上又把我上第三节课的地方指给我看。前两堂课的流程大同小异：点名，分发、阅读教学大纲，讨论我们需要哪些资料，领课本。

第三堂课下课后，我把课本放进储物柜，去餐厅吃午饭。一上午我都没有在课间看见玛丽，希望她一切顺利。

我找地方坐时，一群橄榄球队员从我身旁经过。我心中一紧，等着其中某个冒出来冲我说点什么。几个橄榄球队员看见我独自站在那里，窃笑几声，但只是径直走过去，占据了里面的一张桌子。

我心惊胆战地挤出一口长气，向四下里张望，看见安娜在冲我招手。我过去坐下，心里踏实下来。

“嘿，约拿，她们是我的朋友。”安娜为桌旁的众人做了介绍，我笑着向几位女生点点头。

女生们的表情看来，她们似乎对我很感兴趣，这让我很不自在。我曾经自欺欺人，跟女孩子约会过，可她们总想向我索求吻和爱抚，而这些是我最不想做的。

我费力地吞下一口汉堡，忽然听见了妹妹的声音，便放下汉堡。终于出现了一个我可以与之坦然相对的人。我觉得她一定已经发现我同姑娘们格格不入，但她始终未置一词。

我脸上的笑容转瞬即逝。我看到了她身旁的人——他，那个男生。是他把我推在储物柜上，是他在今早把双唇递到了我可以吻到的地方，而自那以后，那对唇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那么饱满，那么挺翘，那么柔软。

“呃，嘿。”我向玛丽打招呼，但没有看向她。

他跟我对视一下，脸上挂着问号气宇轩昂地走了过来。我赶紧为自己筑起一圈无形的保护墙，戴上一副面具。我不知道这个家伙会对我造成怎样的伤害，但我有种预感，他一出手，我的世界便会地动山摇。

“约拿，这是罗曼。罗曼，这是我哥哥约拿。”她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彼此，但我既没有表现出跟他握手的意思，也没有同他说话。

他盯着我瞧了一会儿，我转过身去。

“我猜你们那儿的人好像不太懂礼貌。”

我愣住了，但不想还嘴。他的南方口音倒是让他显得坦率真诚，可我知道，这是彻头彻尾的假象。我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对他动了心，否则一切都将不可挽回。他喜欢招三惹四——只要是长了眼睛的人，哪怕只有半个大脑，也能对此心知肚明。这个家伙横行霸道，而且乐在其中。

我扫视了桌子一圈，发现几乎每一个女生的眼睛都在饱含爱慕地注视着他。

“约拿！”我妹妹小声喝道。“客气点嘛！”她声音很低，但离我很近，足以让我把她的话听得清清楚楚。“妈妈怎么教你的？！”

“交到朋友了，玛丽？我真替你高兴。”我回头说。

“有没有搞错？没毛病吧你？”她简直要跺起脚来，我听见罗曼被她这副怒不可遏的样子逗得笑出了声。

“哎呀，没事的，甜心。我会好、好、照顾你的。”我听出他话中有话，不由得挺直了后背。

我用余光看到他用一条胳膊搂住了我妹妹的肩膀，顷刻之间，我俩的目光对接了。他慢条斯理地粲然一笑，顽皮地眨了眨眼，顺势让玛丽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带着她直接向里面的那群橄榄球队员走去。我环视四周，只见人人都立在桌旁，想从蛛丝马迹之中探寻这边出了什么事。我感觉自己刚刚完成了一场社会性自杀。

“约拿。”安娜又在叫我的名字，但此时此刻我顾不上理她。

玛丽跟他，跟那个人在一起。那个撼动了我心魂的人。我不认识他，但我不必认识他。他是个危险分子。

“约拿！”

“干嘛？！”我几乎吼了起来，猛地抬起头，跟安娜对望。看到受伤的表情在她脸上蔓延开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又慢慢呼出。“对不起。”

“让你妹妹离他远点，他不是省油的灯。”安娜隔着桌子凑近我，忐忑地说，声音很低，就连我都勉强才听得到。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我紧张万分地问，也向她那边凑了凑，免得被多心的人听到。

“他是罗曼·金，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，我们学校二十年以来最优秀的一个。在这一带，他为所欲为。他身份金贵，可不是只凭他的姓。”她的眼神告诉我，事实不止如此，还有更黑暗的一面，可我无权逼她多说。“喏，你看着像是个好人，所以我觉得你妹妹也应该是个好姑娘。罗曼·金只要得逞就会拍拍屁股走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

惊惧让我的内脏痉挛发痛。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，尤其是玛丽现在正渴望着被新环境接纳，更有可能任他予取予求。

“今早我跟他发生了点冲突。我不小心撞到他，他直接把我甩到了储物柜上。”

“他动手我一点都不奇怪，可我没想到你竟然没被揍个鼻青眼肿。”

“开玩笑吧，他那么暴力？”

“我倒没有听说过他揍女生，但是打架嘛，哈。一般都是他挑起事端，然后整个橄榄球队的进攻锋线就会插手，替他搞定剩下的事。他得参加比赛，万万不能受重伤。”

太荒谬了。我们到底搬到了怎样一个地方啊？

“真的？”

见我大惑不解，安娜哑然失笑。“小哥，你现在是在南方。这里的人只在乎两件事，一是橄榄球，二是上帝。在他们眼里，高中校队队员的地位并不亚于NFLnote的职业球员。靠，星期五晚上要是有比赛，差不多整个镇子的店家都不开门做生意。”

匪夷所思。简直像是搬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家。为了看高中的橄榄球赛，整个镇子都要关门？

“这合法吗？”

“下周五来看比赛，你自己问警长呗。”她笑着看向我。

全国橄榄球联盟 (National Football League) ，北美最顶级的橄榄球职业联赛组织。

### 第三章

#### 约拿

放学铃声响起，大家都急着离校。我把最后一堂课发的书放进储物柜后，向校门走去，想着玛丽应该正在等我。走到楼门时，我环视四周，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

安娜从我身旁经过走向了校车，还冲我招了招手，我对她回以微笑。除了她，谁都没有把杵在那里的我放在眼里。

玛丽去哪儿了？离校的人潮已经退去，剩下的只有零星几个掉队的人。忽然，我看到了仍在教学楼中的罗曼和玛丽，不由得咬紧了牙关——玛丽后背紧贴储物柜，而罗曼向她俯身过去。比起早上的他把我一把推到破储物柜上，现在他对我妹妹可友好多了。

“玛丽。”我叫道，罗曼和玛丽都扭过头来。

罗曼挑起一边眉毛，露出了坏笑。他一边死死地注视着我，一边倾下身，对玛丽耳语了什么，吻了吻她的脸颊，这才站直身体。随后，他退后一步，盯着我，抛过来一个桀骜的飞吻。玛丽的脸颊泛起红晕，她向罗曼告了别，怒容满面地向我走来。

我冒险回头扫了一眼。罗曼靠在玛丽的储物柜上，向我扭过

身来，用一只手比划了几下打飞机的动作，冷笑一声，歪歪脑袋，走了。

“死娘炮。”他在转过拐角时大声笑道。

我一下楼就快步疾走，想追上玛丽。她并没有放慢速度。

“玛丽！”我吼道，我俩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。

她径直上了人行道，向我们的新家走去。

“走慢点。”

她一言不发，只顾着闷头走路，步履坚定，后背挺得直直的。

“你到底为什么生我的气？”

要说谁有权利生气，那个人也是我——他把我甩在了储物柜上哎！

“你有没有搞错？！”她猛地转过身来，惊得我不禁退后一步。“我把你介绍给我新交的朋友，可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！太没礼貌了！”

“今天早上他把我推到了储物柜上！他不是好人！”我吼了回去。“柜门锁把我后背都硌青了！”

她双手叉腰盯着我。“他是有理由的吧？”

“难道你不顾你哥哥，要站在他那边？你才认识他多久？十



分钟？我可是你的亲哥哥！陪你一起长大的亲哥哥！”

我俩站在人行道上，对峙着。

“他的事你知道多少？我可听说他这人不怎么样。”

玛丽翻了个白眼，转身迈步，挥了挥胳膊。“肯定是那群女生，入不了他的眼，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他很好，好得不得了。”

“好？开玩笑吧？我只看他一眼，就知道他是个混蛋！”

一个我自知一旦得到机会就会毁掉我的混蛋，但为他而堕落，也许值得。

“哈，你就这么肯定？”

“他把我甩在储物柜上，下手那么狠，我后背都青了。他还骂我是‘基佬’。这都是好人干的事吗？”

“凡事总有个起因吧？你干什么了？”

“你是认真的？！你觉得我是自作自受？”我紧咬牙关，直到牙床隐隐发痛才张嘴吁出一口长气。“行吧！你非要相信他是个好人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记住我提醒过你就好！”

她停下脚步，望着我走到她的前面去，但我并未止步。

“罗曼·金这样的人，只想从你这样的女孩子身上得到一样东西，而他们一旦得手，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”

之后我俩回家的路上声都没吭。

我讨厌他。罗曼·金。他这名字都带着混蛋味——就连“混蛋”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。真要命，一提起这个名字，我就热血沸腾。我讨厌他，但又感觉不等这一年结束自己便会爱上他。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。除了混蛋，我对他没有别的想法，可他身上有一种东西在向我招手。

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原因之一。

## 第四章

### 罗曼

汗水淌过我的脸颊，顺着后背流下。随着橄榄球训练的进行，滚滚热浪一阵接一阵地往我们身上扑。上个星期才开学，可我们一周三天的训练已经持续了一个月。在我们这里，橄榄球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。打球就是为了赢，不管怎样都他妈得赢。就算病了，就算受伤了，球还是得打。

我含着一大口已经变得温热的水，往天上一喷，就着洗了洗脸。我的保护垫已经被汗水浸湿。真想洗个冷水澡啊。

一声刺耳的哨声响起，随后传来了哈里斯教练的大叫：“快快！归队！”

我盖上水瓶扔到地上，抓起头盔便跑回训练场。我们已经练了一个小时，都累得要命，可开学后的第一场比赛定在下个星期五，得做好准备。

我等大家列好队后喊出口令，抓起橄榄球。

“开球！”

大家跑动起来。球在我的手里，我退后几步，打算找个空当掷球。我方接球员们都在移动，但场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机会。防守队员正在突围，我得动起来。泰勒在最后关头撕开一条口子，我把球朝他那边抛去。他狂奔阻截，纵身一跃，在半空中接住了球。漂亮！现在没有人挡在他和球门区之间，他狂奔起来，决意来个触地得分！

他把球往地上一砸，跳着舞庆祝胜利，我们作为他的队友也都为他欢呼。

我爸认为我铁定会成为橄榄球球星，能分毫不差地跟随他的脚步。

“布莱顿！德里克！刚才你们干嘛呢？妈的，刚才泰勒怎么没人盯？你们到底行不行？不行就给我滚下场坐冷板凳！”教练总能找到人的软肋。“再来！”

我们都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码线前。没人敢发牢骚。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被罚坐冷板凳。

大家再次列好队。进攻方、防守方，人人都等着号令响起，拼上所有的力气。

我喊道：“开球！”大家都向前冲去。

德里克和布莱顿挡在泰勒面前，想要把他拖住，但泰勒比他们块头大，突破了他们的防守。他被迫放慢了进攻节奏，我知道，他心里一定窝着火。我俩从小一起玩到大，他是我最好的哥们儿。

他向前猛冲，又朝右急转，给我使了个眼色，于是球向他飞了过去。他腾空而起，抱住了球。然而刹那间，我俩同时被扑倒在地。我被对方的防守队员死死地压在地上，肋骨痛得我直叫。两三个星期前，我亲爱的老爸冲我的后背来了几下，现在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有几根肋骨被他揍出了骨裂。

“放开我，靠！”我吼着，下巴绷得太紧，牙都疼了起来。

哨声响起，比赛结束了。我身上那个死沉死沉的混蛋起来了，让我终于能痛痛快快地喘口气。我闭上眼睛，足足躺了一分钟。

再熬九个月我就远走高飞了。

扑倒我的球员伸过手来，我顺势拉住——这样起身还潇洒一些，不会像个瘸子一样狼狈。

“抱歉啊，哥们儿。没事吧？”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问。

“没事。”

“金！”教练喊我。我转身看他，心里一紧。“别人又不是不能接球！用他们啊！”

“是，教练。”

“去洗澡吧。”

大家手里提着毛巾、头盔和水瓶，从在围栏前一字排开的女球迷面前经过，慢步向更衣室走去。一个女生捧着几瓶冰水，递了过来。我抓过一瓶，使劲拧开瓶盖，没有表现出一丁点谢意。如果我的奶奶在旁边，肯定会骂我不讲礼貌。可我是肯塔基州一个小镇子里的明星四分卫，人人都认识我，所以我他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当明星就有当明星的好处。

有人从我身后跑上来，拍了拍我肩膀上的护垫。

“我说，下星期比完赛的那个派对，你去不去？”我最好的朋友兼队友泰勒问。

“啊，去啊。你也知道，啤酒啦，口活儿啦，我哪拒绝得了。”我坏笑着挤眉弄眼。

“可不是嘛。”泰勒推了我一把。更衣室的门开了，满是汗味的潮湿气息扑了出来。

泰勒左转去他的储物柜前脱护具，我经过两排柜子，找到了自己的。周围全是人，几乎都在一边显摆肌肉一边胡咧咧，讨论着我们下周比赛的阵容。

我把护甲肩垫塞进背包，把剩下的护具都留在身上，等回家再换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绝不在公共场合洗澡。读高一那年，有一次我忽然在洗澡时硬了，他奶奶的，没有任何原因地硬了。自从那时起，我就再也不冒险了。有些事最好就不要去管。尽管我很想扯掉护垫下湿淋淋的T恤，但是不行。

我不知道背上的瘀伤有多严重，而我为解释这伤的由来能用的借口，只有球队训练。

我拿起背包，挤出更衣室，走到学生停车场找到我的皮卡，把背包“砰”的一声甩进后厢，然后用钥匙打开车门，爬进了驾驶座。雪佛兰车厢里热气腾腾，让我透不过气来。肯塔基九月初的天气简直要热死人。

我把钥匙插进点火器，摇下车窗并打开空调。车子里凉爽下来以后，我拿起手机，翻看球探发来的短信——他们都想拉我入伙。这群家伙大多已经被我打发掉，可每年都会有新的球探出现，等着我去应付。

我把车停在车道上的红色奔驰旁，没有拔下钥匙，坐了一阵。在这座破镇子里，人人都知道他是个酒鬼，也都看得出我妈妈老是战战兢兢。这段日子她简直瘦成了一具骷髅，不过这不打紧，因为她儿子可是“我们镇多年以来最他妈优秀的四分卫”。

总有一天，我要用棒球棒把那辆破车砸个稀巴烂。我撇着嘴熄火下车，从后车厢取出护具，拖拖拉拉地进了屋。我爸妈没现身，这倒不奇怪。我老爸肯定正在书房里捧着酒瓶过瘾，而妈妈正在等着听他的吩咐。

我吃力地迈步上楼，肋骨痛得厉害。操！我逼着自己动作麻利点，免得被爸妈看见，受一番折腾。我现在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再跟爸爸打一架。

我向浴室走去，顺路把护具扔进卧室，又脱掉T恤。我站在镜子前面，转过身照了照，后背上紫了一大片。真他妈行。

我双手撑着洗脸台，脑袋耷拉下去。我他妈干嘛要这么卖命？今天训练时那一压可能让我这几根倒霉肋骨又多了几道裂缝，要是对方再用点劲，谁知道我得受多重的伤？

我拧开水龙头，调了调温度，好让洗澡水能够缓解训练留下的燥热，但又不至于冰得难受。外面热得要命，再往身上浇热水实在太难受，虽然我其实应该来个热水浴。

我剥去球裤和护垫，站在花洒下面。水流冲击到了我的肋骨，让我忍不住“嘶”了一声。

我拿过浴液，用手在身体上擦洗，抹去汗水和在球场上沾到的泥土。我忽然想到玛丽和约拿，下体随之硬了起来。那姑娘脸蛋漂亮，人也单纯，很容易上手。

可是，约拿呢？

血液向我的腹股沟涌去。我的那话儿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，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。我的老二因为一个男生硬了，这不是头一回，可每次这种屁事发生，我都恶心得要命。我不是同性恋，我不可能是。但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话儿，没法让它别再对那个牧师的儿子起反应。

我用沾满浴液的手摸到硬得作痛的下体，头高高后仰。脑海中，约拿·科恩也在看我。他结实的胸膛与我的前胸紧紧相贴，他的手使劲抓着我的肌肤。我立刻起了鸡皮疙瘩，一阵战栗随即沿着脊柱向下传去，让我的睾丸一缩。

我的欲望愈发高涨，撻动也随之加速。我连连向自己的手挺腰冲击，追逐着只有高潮才能带来的极乐。水冲刷着我的身

体，我手上的速度越来越快。最后我大声呻吟着，将精液射在花砖墙上，快感随即蔓延开来。我向前倒去，手重重地往墙上一拍，撑起自己的身体，膝盖一个劲地发软。

操他妈的。

我他妈不是基佬。

为了惩罚自己，我再次调节水温，用冷水洗完了澡。走出浴室时，我全身发青，牙齿直打架。我赶紧擦干水，随便翻出一条篮球短裤和一件T恤套上。

手机屏幕亮了。泰勒给我发了条短信，但我没有打开看。他说的不是比赛就是打炮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在大热天里训练已经够熬人的了，再加上刚才那次高潮和要命的冷水澡，他大爷的，我得好好睡一阵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）